

不朽的失眠

作者：張曉風 《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》，九歌出版社，1999

他落榜了！一千二百年前。榜紙那麼大那麼長，然而，就是沒有他的名字。啊！竟單單容不下他的名字『張繼』那兩個字。

考中的人，姓名一筆一劃寫在榜單上，天下皆知。奇怪的是，在他的感覺裡，考不上才更是天下皆知，這件事，令他羞慚沮喪。

離開京城吧！議好了價，他踏上小舟。本來預期的情節不是這樣的，本來也許有個插花遊街、馬蹄輕疾風流，有衣錦還鄉袍笏加身的榮耀。然而，寒窗十年，雖有他的懸樑刺股，瓊林宴上，卻並沒有他的一角席次。

船行似風。

江楓如火，在岸上舉著冷冷的燭焰，這天黃昏，船，來到蘇州。但，這美麗的古城，對張繼而言，也無非是另一個觸動愁情的地方。

如果說白天有什麼該做的事，一個讀書人而言，就是讀書吧！夜晚呢？夜晚該睡覺以便養足精神第二天再讀。然而，今夜是一個憂傷的夜晚，在異鄉，在江畔，在秋冷雁高的季節，容許一個落魄的士子放肆他的憂傷。江水，可以無限度的收納古往今來一切不順遂之人的淚水。

這樣的夜晚，殘酷的坐著，親自聽自己的心正被什麼東西嚙食而一分一分消失的聲音。並且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生命如勁風中的殘燈，所有的力氣在花在抗拒，油快盡了，微火每一剎那都可能熄滅。然而，可恨的是，終其一生，它都不曾華美燦爛過啊！

江水睡了，船睡了，船家睡了，岸上的人也睡了。唯有他，張繼，醒著，夜愈深，愈清醒，清醒如敗葉落餘的枯樹，似樑燕飛去的空巢。

起先，是睡眠排拒了他（也罷，這半生，不是處處都遭排拒嗎？）而後，是他在賭氣，好，無眠就無眠，長夜獨醒，就乾脆徹底來為自己驗傷，有何不可？

月亮西斜了，一副意興闌珊的樣子。有烏啼，粗嘎嘶啞，是烏鴉。那月亮被牠一聲聲叫更黯淡了。江岸上，想已霜結千草。夜空裡，星子亦如清霜，一粒粒冷絕悽絕。

江上漁火二三，他們在幹什麼？在捕魚吧？或者，蝦？他們也會有撒空網的時候嗎？世路艱辛啊！即使瀟灑的捕魚人，也不免投身在風波裡吧？

然而，能辛苦工作，也是一項幸福呢！今夜，月自光其光，霜自冷其冷，安心的人在安眠，工作的人去工作。只有我張繼，是天不管地不收的一個，是既沒有權利去工作，也沒福氣去睡眠的一個……。

鐘聲響了，這奇怪的深夜的寒山寺鐘聲。一般寺廟，都是暮鼓晨鐘，寒山寺卻敲『夜半鐘』，用以警世。鐘聲貼著水面傳來，在別人，那聲音只是睡夢中模糊的襯底音樂。在他，卻一記一記都撞擊在心坎上，正中要害。鐘聲那美麗，但鐘自己到底是痛還不是不痛呢??

既然無眠，他推枕而起，摸黑寫下『楓橋夜泊』四字。然後，就把其餘二十八個字照抄下來。我說「照抄」，是因為那二十八個字在他心底已像白牆上的黑字一樣分明凸顯：

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
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

感謝上蒼，如果沒有落第的張繼，詩的歷史上便少了一首好詩，我們的某一種心情，就沒有人來為我們一語道破。

一千二百年過去了，那張長長的榜單上（就是張繼擠不進去那張金榜）曾經出現過的狀元是誰？哈！誰管他是誰？真正被記得的名字是『落第者張繼』。

有人會記得那一年的狀元披紅遊街的盛況嗎？不！我們只記得秋夜的客船上那個失意的人，以及他那場不朽的失眠。